



# 孔子



第一輯

民族偉人

黎東方編著

公維康主編

勝利出版社印行

第一輯

民族偉人

孔子

易東方

編著

勝利出版社印行

## 作者小傳

黎東方先生，字次青，現年卅九歲，河南正陽人。少受業於梁任公先生，專攻史學。後入巴黎大學，從夏諾波（Charles Seignobos）先生治史學方法，從馬第埃（Albert Mathiez）先生治法國革命史，得有文學博士學位，並膺最榮譽記名“*Mention Très Honorable*”。壬申歸國，專治中國古史，歷時十載，成「中國歷史通論」——「遠古」、「春秋戰國」兩篇（均商務出版）。歷任中山大學、中央大學等校教授。已刊著作除前述外，計有：「世界聯邦論」（法文本，巴黎西來書店 Recueil Sirey）、「法國革命比烈二邦志士記」（法文本，巴黎胥夫書店 Jouve en Cie）、「希臘城邦」（商務）、「風俗科學與倫理學」（商務）、「從氏族到帝國」（商務）、「先秦史」（商務）；譯有施亨氏「歷史唯物論批評」（獨立）及「歷史之科學與哲學」（商務）等，均傳誦一時。本書係作者本照梁任公先生之理想，根據左傳、學、庸、檀弓、禮運，書作傳，力矯史記孔子世家及今本孔子家語之闕誤，在我國學術界尙為創舉。現任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員會秘書，兼國立編譯館大學用書委員會常務委員。

勝利出版社總審組謹識 三十三年三月

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編輯旨趣

潘公展

國於天地，必有與立。我中華民族，立國迄今，垂五千年，並世國家，其文化之悠久，殆無其倫。近百年來，他從一個堂大國，淪爲被人輕侮凌辱的次殖民地，不平等條約的桎梏，幾乎把他束縛得透不過氣來，於是有由體外而始外、精神上喪失其所守的趨勢。不但外人往往以爲中國已無可爲，即國人亦幾懷疑其立國之道是否還能存在。到了國父倡導三民主義，鼓動國民革命，數十年間，民族意識的火炬始復大放光明，而尤其自抗戰軍興，全國軍民在總裁領導之下，作堅苦卓絕的鬥爭，把世界上所謂三大強國之一的日本，打得日暮途

窮，陷入毀滅的深淵，於是全世界人士方曉然於中國立國精神確有可以珍視者在。

抗戰一開始，總裁就警告全世界人士說：「我們是有無窮的威力」。「這無窮的威力」是什麼？中國的敵人絕不瞭解，中國的友邦也未必開始瞭解，就是參與抗戰的全國軍民恐亦未必都全能瞭解。祇有讓事實來說明這個真理。

我們這雄偉壯烈的神聖火燄，在持久而普遍地燃燒着；它照耀着東方，也照耀到西方。全世界的人們，在驚奇，在禮讚。不瞭解的人說這是神祕的奇蹟，一個永遠猜不透的謎。惟有真知灼見之士才由此而逐漸地認出中國民族力量之雄厚，是導源於優良的文化傳統與民

族精神；他們一面歌頌這世界古國的新生，一面却大聲疾呼的要效法「中國精神」。尤其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教授們，一語道破，他們說：「英國人士對中國文化學術之真諦的價值，過去不無疑惑之處，但時至今日，一方鑒於狹議國家主義的橫暴相抗，一方感於中國反日態度的莊嚴雋靜，究竟誰爲世界文化的領導者，現在我可無疑義了」。

這優良的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，蘊蓄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中，溶化而成爲自尊自信的高尚德性；更由這種自尊自信的高尚德性，凝結而爲自立自強的堅強力量。這種力量是內蘊的而不是外顯的，是持久的而不是偶發的，是積五千年治亂興亡的洗煉，而創造成爲至大至剛的民族精神。在平時，我們是生於斯息於斯而不自知，可是一遇到

國家危急之秋，祇要有賢明領導者振臂一呼，把全國的意志力量集中起來，則平日蘊蓄在每一個國民血液中的潛伏力量，便如疾風驚電，有觸即發，無堅不摧。這沛然不可抵禦的民族力量，是導源於四萬萬人的同德同心，而表現在舉國上下的共生共死。我們愈戰愈強的原因在此，我們「威力無窮」的關鍵亦在此。

這就是外國人所尊敬而要效法的「中國精神」！

近百年來，如果我全國上下能夠發揮「中國精神」，何致慘遭五千年來未有的變局，把民族生機斬喪殆盡？而最可痛心的，是我們在抗戰四五年之後，民族中還不免有自輕自賤的渣滓存留着。在長沙三次大捷的消息傳出後，居然還有一些中國人說這是受英美太平洋參戰

的影響；而有些人，還公然把鄰邦看作祖國，這真是道地的「文化奴隸」。文化奴隸們是僅僅具有中國人的軀體，而根本實已喪失中國人的靈魂。因此我們從事文化工作者，更應當倍加努力，不僅要珍重和寶貴這「中國精神」，並且還要發揚光大；拿這聖潔的火燄，去焚化那些醜態百出的民族渣滓。——這是我們編纂這套「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」的主要動機。

我們編纂這套故事集，既不是整理國故，也並非懷古幽思，更談不上復古傾向。它祇有一個目的，就是希望在建國文化的坦途上，貢獻力量，建築小小的基石。我認為建國文化是建築在兩大基礎上：第一是發揚固有的優良文化，從根救起；第二是吸收最新的科學工藝，

迎頭趕上。這套故事集就是第一個基礎上的許多基石之一。

有人說我們發揚固有文化，應當着眼於全社會或全民族，何必要先致力於名人傳記，宣揚這些一姓一家或少數人的事蹟？這種見解，似是而實非。要知道歷史上所稱的偉人，也就是代表這個民族文化的精神；要了解我民族文化的精神，必先要研究這些偉人的事功學術及其影響。因為多數人的活動，往往受少數人的感召，如夏禹的治水，孔子的教育，秦始皇的統一，成吉思汗的遠征，國父的革命等等，並非一人一姓之功，而是全民族精神力量的總表現。況且我們敍述的方法，也不是爲某一個人作年譜，而是着眼於他對全民族的貢獻。現在我們發揚固有文化，決不是復古運動，而是含有「前事不忘，後事

之師」的重大意義，所以就歷史上選出若干偉大人物，描寫其所以成爲偉人的精神所在，其影響自更可深刻動人。譬如敍述大禹治水，僅僅敍述事實，還不如描寫大禹用什麼精神和力量治水而成功。因爲大禹治水的事實，在今天自然不會全部重演，而像大禹這位民族偉人，有志的青年自都可以「有爲者亦若是」。有了一位大禹，已經能够扭轉乾坤，假使有許許多多大禹，試想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將如何偉大！由此可見本書的任務，雖是檢討過去，而實際上未嘗不含有創造將來的使命。

我們一向衡定人物的標準，不外「立德」、「立功」、「立言」三者。這套故事集也大體上採用此法。有大德於天下，永爲國人頂禮。

膜拜者，爲民族偉人；列第一輯。有功勳於國家，或其事功人格足以  
激勵青年者，爲歷代賢豪；列第二輯。學術思想照耀千古，堪爲我民  
族文化的結晶或代表人物者，爲學術先進；列第三輯。共凡三輯，都  
三十冊，如有必要，亦得增減。如此，分讀可以知我民族精神之所寄  
託，合讀則可了解我民族文化全貌。爲了普及宣傳，故寫作方法力求  
通俗，使讀本書者如看傳記文學。爲了節約紙張，各書的內容實質  
不重量，每冊的字數也以五六萬字爲度。

承各位專家學者熱忱襄助，使我這個志願得以圓滿成就，由衷的  
感激，實非筆墨所能表達。現既編纂就緒，刊行有日，謹將本人編纂  
本集的動機和所願，奉告讀者。

## 弁言

要研究孔子的生平，史記「孔子世家」與今本「孔子家語」均不可靠，崔述的「洙泗考信錄」，又有些懷疑過分與辯護過分的地方。因此，梁任公先生便希望能有一本完全以左傳前十五篇、論語及禮記中的學、庸、檀弓、禮運等篇爲依據的孔子傳。我這本稿子，雖則盡了我的最大努力，但究竟是限於我的學識與寫文章的技巧，怕不能告慰梁先生於地下。我很感謝潘公展先生，若非他熱心贊助中國史學會，並且以這一套傳記責轉來督責同人，我也許要繼續畏懼寫撰此傳之難而始終不敢執筆。今年的八月二十七日，我曾經有機會參加疏附兩各界紀念孔子大會，作了一番關於孔子學說的演講，這對於本書第七、八、九三章的內容結構上，實有很大的幫助。

著者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於莎車旅次

# 目 次

第一章	孔子以前	一
第二章	春秋時代	二
第三章	魯國	一九
第四章	孔子的幼年	二七
第五章	中年	三七
第六章	晚年	四九
第七章	孔子關於爲人的學說	五七
第八章	孔子關於爲學的學說	六五
第九章	孔子關於爲政的學說	七三
第十章	孔子以後	八三

第十一章 孔子的弟子 九一

附

孟子 九七

荀子 一〇三

韓非子 一〇四

管子 一〇五

墨子 一〇六

論語 一〇七

禮記 一〇八

周易 一〇九

國語 一〇一

# 孔 子

## 第一章 孔子以前



孔子以前，中國已經有過很長的歷史。一般說來，中國的歷史共有五千年左右，在孔子以前，剛好有二千五百年；在孔子以後，直到現在，剛好也是二千五百年，孔子生於公元前五五二年，今年是公元一九四三年，合起來，是二千四百九十五年，與二千五百年相差不遠。

就整個的中國歷史來說，孔子還不能算作一位上古的人；我們似乎僅僅可以說他是一位中古的人，甚至連古字都用不上，因為他的學說，到今天還是很新鮮；他的思想到今天還是中國多數人所贊同的思想；他在我們的心目中，簡直佔有高於任何一個近代哲學家所

佔的地位；我們尊奉他，如同尊奉一個活着的老師一樣。他差不多是一個現代的人。他的確是不朽了。

對他以前的二千五百年來說，他是集大成；對他以後的二千五百年來說，他是百世師。讓我們在這裏本書開始的第一章中，先就「集大成」三字來說明；等到最後，在本書結尾的一章，再就「百世師」三字，加以說明。

集大成：他是如何集合了古聖先賢的學說與教訓，結束了堯舜禹湯文武以來的歷史呢？我們先要研究堯舜禹湯文武以來的歷史究竟怎樣，古聖先賢的學說與教訓是些什麼，才能進一步明瞭孔子的成就。

堯舜所行的制度，是公天下。所謂公天下，是帝位不傳於子而傳於賢。堯不傳位於自己的兒子丹朱而傳給舜，舜不傳位於自己的兒子商均而傳給禹，這都是不以天下爲一姓一家之私，把帝位看成一種「公器」。在堯舜二人看來，帝位是一種責任，一種義務，而是一種權利。

那時候，中國還是一個部落社會。每一部落，自有其世傳的君長。許多的部落結爲同盟，共同擁戴一個盟長。帝堯帝舜便是前後兩任的盟長。帝堯是陶唐氏；帝舜是有虞氏；他們分別以本部落的氏長的資格，充當中原同盟的盟長。所以帝堯雖則傳了帝位給舜，他自己的陶唐氏部落依然繼續下去，由丹朱以次的子孫代代相傳。帝舜於傳位給禹以後，有虞氏部落也同樣地繼續存在，由商均以次的子孫代代相傳。

人類社會在最初的時候原是一盤散沙。當舊石器時代開始，人類渾渾噩噩，不知道何謂組織。其後知「有母」，才有所謂母系傳統的氏族，再其後知道「有父」，才有所謂父系傳統的氏族。由氏族而部落，由部落而同盟，中間不知經過若干次的流血與混血，若干次的戰爭與婚姻。等到短期的同盟，演進爲長期的同盟；在長期同盟中產生一個核心，某一部落或該部落的君長，以他的領袖才能，與領袖道力，換得了羣衆的熱誠擁護，願意奉他爲長期的、終身的領袖，尊他爲人間的天神（這在西洋叫做「神化 A Posthese, deification」），稱他爲帝（帝字的古義是<sub>主</sub>），像唐虞時代的人們尊奉帝堯帝舜那樣，中國的社會實在已